

鼓山隧道

齐志文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鼓山隧道

齐志文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长篇通讯“鼓山隧道”记述了为建设福建省第一条一级公路和我国目前最长的一级公路的双线隧道作出重大贡献的南京军区某团的英雄事迹，这是一篇部队、地方进行为祖国四化献身的思想教育的好教材，生动感人，现实意义大。作者以此篇为首，按“时代的足迹”、“时代人物记”、“走马观花记”、“下马看花记”四个专题，汇集了自己在不同时期描写祖国发展、经济改革、模范人物等的写实文章，它们既是时代的记录，又是珍贵的史料，值得部队官兵、经济工作读者，尤其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参考。

书名题字：杨尚昆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徐一沉

鼓山隧道

齐文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22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144/32 印张 323 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017-0107-5/G·30

定价：4.20元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 给援建福马公路某团记集体一等功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 11 月 9 日签署命令，给在援建福马公路扩建工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南京军区某团记集体一等功。

命令指出，该团于 1985 年 2 月接受援建任务后，大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服从大局，尊重科学，精心组织，大胆实践，经过 900 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在前期工程的基础上，出色地完成了宽 9 米、高 7 米、总长为 3100 多米的鼓山公路隧道修建任务，为建设福建省第一条一级公路和我国目前最长的一级公路的双线隧道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部队援建承包地方工程、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命令希望该团指战员保持和发扬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改革创新，艰苦创业，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解放军报》，1987 年 11 月 20 日）

目 录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 给援建福马公路某团记集体一等功	
鼓山隧道	(1)
 时代的足迹	
“第一号种子”	(51)
企业要向经营型发展	(64)
四川百个企业扩大自主权调查	(75)
从哪些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	(92)
加强企业管理的意见	(101)
中国大酒店辞退员工问答录	(107)
文明的复兴	(112)
走横向联合之路	(121)
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访日本朋友石川馨先生	(129)
咱们自己的汽车来了	(136)

- 增产节约是治厂之本 (146)
唐山自行车厂的经济联合 (154)

时代人物记

- 和大厦一起成长
——记张百发青年突击队 (161)
掘进队长 (168)
群众的贴心人 (176)
匹匹好绸 (185)
木匠师傅搞革新 (192)
一年 (199)
巡线工 (205)
乐业敬业 (212)
养鸡篇 (220)
渔船长 (235)
老董和董大嫂 (241)
文化翻身 (245)

走马观花记

- 今日宜昌 (255)
锦州的步伐 (259)
延边行 (268)
建设中的官厅水库 (286)

大同纪事	(295)
鲁西集锦	(304)
稻米流脂粟米白	(311)
沈阳印象	(316)
在阿勒泰草原	(324)
要想着革命老根据地	(329)
微山湖上	(333)
游故宫有感	(345)
长白林海	(352)

下马看花记

草原钢城	(367)
铁杵磨绣针	(374)
纽扣车间	(381)
胶州湾盐场记	(387)
长江三峡的新纪元 ——记勘察设计中的长江三峡水利	
枢纽工程	(392)
胶东剪影	(404)
石岛渔家	(415)
电到乡间	(424)
红星鸡场的启示	(431)
后 记	(441)

鼓山隧道

9米宽，7米高，3138米长——这是我国目前最长的一级公路双线隧道。

岩石，岩石，还是岩石——这是隧道施工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铁锤，钢钎，大竹杠——这是他们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

一天干12小时，排4方石碴——这是他们的工作量。

一天吃1.25元——这是他们的伙食标准。

1985年2月，这支部队进驻福州工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简陋的工棚。常被台风掀掉棚顶，下雨时上漏下淹，室内积水厚达十几公分，营区一片汪洋。生活用水却非常紧张，一到干旱季节，大家劳动回来只能用稻

田、河沟里的泥水洗澡。战士们形象地比喻工棚为“春季雨水淹，夏季烈日蒸，秋季没水饮，冬季寒风吹”。工地施工条件差，洞外施工风吹日晒，洞内作业烟多尘厚，拱顶时常有危石坠下伤人，大小工伤难于避免。

80年代的士兵。60年代的生活。50年代的工具。战争年代的精神。

900个日日夜夜，挖山不止，凿岩不息，当代新愚公，我们最可爱的解放军战士，终于打穿了隧道！

福建，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曾以“风樯鳞集”而闻名世界。她在新的历史时期举步，实行“将大门开在海上”的重要战略，创造一个远胜历史的开放格局。为此，她的首府福州需要一条穿破绵延鼓山深厚腹部，直达大海的通道，通道的另一端是古今中外的贸易重要港口——马尾。

两年前，香港海底隧道的总工程师和茂盛工程公司董事长澳大利亚人麦莱得先生来现场考察，摇摇头：目前国内还没有力量在如此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完成这样高难度、现代化设计。两年后，这两位世界知名度很高的隧道工程专家，从洞口这边走到那边，贴壁测直，仰面量弧，他们伸出大拇指：这是值得称赞和骄傲的工程。

福州被辟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马尾港被批准为经济开发区。福州开放步伐迈的大小，影响八闽经济发展，也涉及华东各省，举足轻重。但是座落在福州市郊的鼓山，伸出一条大腿，不偏不倚，挡住了福州通往马尾港的去路。右靠闽江，左傍鼓山，不到百米宽的江岸地带，工厂、铁路、公路、码头、村落交错一团，道路伸不直，展不宽。要打通咽喉，穿山而过，这块硬骨头由谁来啃？关键时刻福建人民想到了人民解放军，困难交给了子弟兵。

军首长陈希滔从福建省领导机关受领任务后，将这造福人民、兴利国家的工程交给了步兵师师长董万瑞、政委贺家弼。任务简单而明确：部队必须在两年半内，修筑一条长 5.7 公里的一级公路，其中双线隧道 3138 米，排碴 347000 立方米，还要砌涵洞 18 个，建立交桥 2 座。

“行，保证完成任务！”

师长和政委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当然也知道，摆在面前的是怎样一块连工程部队也怵头的硬骨头，而自己带的却是一支既无施工技术、又无施工设备的步兵师。

战士们说，我们师长的鬓角，
是从打隧洞开始发白的……

师长是位 1.74 米高的北方汉子，吃莜麦面、山药蛋长大的穷孩子。参军前，在太原当过 3 年火车司机副手，他的师傅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给了他一身火车头的闯劲。在西安，他参加过国防隧道的施工。不过，那只有两个多月，打洞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出身汗的小意思。20 多年一晃过去了，这位经过军事学院深造的师长又与挖山洞结上缘了。他领着工兵营长侯开健爬上鼓山，登高一望：只有 5 米宽的公路，仅下院到上坂不到 10 里地远，就有四处公路、铁路交叉处。火车停在这里装卸、挂钩、掉头，来往汽车一卡就是几十辆，排成长龙，不见头，不见尾，一等两三小时。董万瑞对侯开健说：前些日子从国外装运器材的集装箱到了马尾港，因为这段路面窄，拐弯多，不能整箱运进工厂，拆整为零，慢慢地折腾了几十天。有个国家的商人讽刺我们福建的公路至今仍保持“曲径通幽”的古朴风格！是啊！对外开放，东南沿海的门户，面对大海，福建的投资条件再优厚，这“马

背公路”也会吓跑人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僵硬的动脉开刀。

董师长动情地对侯开健说：1405年，郑和经福建五虎门出发，开始了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1661年，郑成功从福建挥兵渡海，收复宝岛台湾。福州马尾是我国古老的四大港之一，1884年8月在这里爆发的中法马江之战，中国惨遭失败，损失战舰11艘、商船19艘，死难官兵700余人，清朝的水师全部被摧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耻辱。它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而强大的国防有赖于经济的发达。今天，咱们也要在福建这块热土上干他一番，为了福建的经济腾飞出一份力！

部队从闽北刚刚回来，还没有拂去路途征尘，便迎着福马公路工地的硝烟而上，开到了鼓山脚下。春寒乍暖，筑路者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淤泥低洼地搭起工棚，营帐相连，人来车往，炮声隆，号声震，大大胜过战争年代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那么红火，那么高昂，当年战斗区、工作区、生产区的气势再现于工地。

师长披着外衣，走进他那间被当地农民叫“将军棚”的工棚里。夜深了，与他同住一房的两名年轻人入睡了，睡在他上层的驾驶员不时地转身，把这张双人床摇得叽叽喳喳直叫，一列货车从窗外两米远的铁轨上“轰咔、轰咔”地驶过，汽笛一声更比一声刺耳。他抓起一瓶四川白酒，“咕隆”干了大半瓶。乘着酒性，他独自又爬上了工地，量一量，算一算，想不出个法子来，钻回工棚，点起蜡烛，把一大摞《人民工兵》翻出来，从1976年到1984年的每一期上刊登的有关隧道工程的文章，他都认真地读。

这天，他把工程技术人员拉到施工现场，向一位设计工程师提出了工程方案中没有讲明的几个问题：西口是一座寸草不长的石头山，先拿掉山，还是先进洞？施工都要讲七通八通，最基本的通水、通电、通路、平场地，这“三通一平”怎么解决？没有必

要的条件是不行的。部队开进工地 3 个月了，施工经费一分钱也没拿到，部队从家底和干部战士的工资津贴中垫出几十万元了，更糟的是，银行发现部队花钱太多，把钱给卡住了。当师长的能不急吗？上级要求早进场、早准备、早开工。这样的条件怎么个开工法？开工后又怎么干法？不管怎么说，工程只能干好，不能不干。为了开通这条公路，这位向来不愿求人的师长只好走走“私路”了。他住下岐村几个月，群众看见他两个多月来天天靠着烟、酒、茶提着神，在工地上操尽了心。脸色变得黄里发青，两眼愁得红红的。知道他心事很重，村长是退伍老兵，听说工地上缺钱，悄悄地借给他 5 万元，福州市郊区交通局副局长，是他当教导员时的一位副营长，也瞒着银行借给他 3 万元。万事开头难，工地上谁不知道：为了做好开工准备，董师长这条硬汉子累倒过几次。

路，只有一条：

依靠群众，依靠技术，以愚公移山精神啃下这块硬骨头！师里从基层抽调来 5 名学工程的大专毕业生，成立技术股，举办专业培训班；又从八闽咨询公司请来技术顾问，专门把好技术关，解决打洞，排除难题……师长董万瑞整天忙出忙进，和战士吃在一起，干在一起，每天睡眠不到三四个小时，食欲差了，人也瘦了。1985 年 5 月 10 日，正当隧道开始掘进时，因连日操劳而难以支撑的师长，又病倒在工地上。

“首长，你回去吧，你每月来工地看我们一次就足够了。”

望着眼泪汪汪的一张张朴实可爱的战士的脸，董万瑞陡地来了精神：“有你们这么好的兵，工程一定能干好。我这 100 多斤，交出去也值得了！”说完，他吞下药片，捋起袖子又同战士一起干起来。

战士们个个象急红了眼的拼命三郎，白天干了，晚上点起火

把继续干。一天 24 小时，轮番作战，工地上硝烟滚滚，响起锤声和号子声……

战士们干红了眼，顾不得爱惜自己年轻的身体。作为一师之长的董万瑞愈发坐卧不安。他知道，连队的工棚，建在过去的低洼地里，一到下雨天，浊水直往工棚里灌，战士们上床还要挽起裤腿。一天干了这么累的活，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这怎么行哪！

师长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工棚，发现石棉瓦漏雨，他派人换上新的；地面太潮，他奔波数日，联系来铺地面的砖头；用电问题没解决，他带来团领导，跑了十几个单位，直到工棚里亮了灯；连队生活用水困难，他山上山下转游，和有关部门研究修水塔的方案……

没日没夜的操劳，董万瑞两鬓出现了白发。战士们说，我们师长的鬓角，是从打隧洞开始发白的。

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只是说他能搬动世界，
我们的战士们真的要搬动世界了……

这是一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部队，有过光荣的战斗历程。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解放福州、厦门他们是主力，屡建战功，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在花岗岩面前能低头吗！在鼓山脚下能示弱吗！

看，山洞里，干部战士抱着风钻象端着机枪冲入敌阵的猛士，马达轰鸣，地动山摇，腾烟驾雾，飞沙走石；排碴更难，用三角耙，竹畚箕和双手，将土石方排出洞外。风钻机马达、拖拉机引擎、石头撞击声和战士的号子声，交汇合奏声，使人们忘记一切流淌的汗水、飞溅的泥浆。蒸腾的粉雾、翻滚的石尘，如巨浪一

排排压过，蒙住战士的脸面，裹住战士的身影，伸手不见五指，只瞧黑影晃动，汽灯、火把、蜡烛、手电交织成万点繁星。

副团长侯开健，是武汉地质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在空军部队当了8年的技术员，施工开始时，他从工兵营长调到师计划科当副科长。从开工到现在，他是工地上的第一号忙人。也是这个工地官兵中最懂工程技术的一个“宝贝疙瘩”。从师长到士兵，都深深懂得他对于这个工地是举足轻重的。“其他人可以病，你一定不能病倒，你一倒就停摆了”。这是董师长给他的一条“特殊任务”。他呢？一开始就住到挤着八个人的计划科集体宿舍。前年底提升为副团长后，同志们为了不影响他休息，都劝他搬家。他谢绝的理由很简单：“我住在计划科，半夜想起一个事就可以找你们起来。”工程越来越紧张、复杂，他组织得越来越严密、有序。而他的生活却越来越应付、乱套。吃饭没有固定的地点、时间，常常走到这个工棚抓一个馒头，走到那个工棚抓一块咸菜。睡眠每天由四五小时减为两三小时。有时到了工地忙完一阵，为了省下走路的时间，干脆不回工棚，找一块大点的石条躺下闭上两个钟头。师的领导看着不过意，不止一次点明他只负责工程技术上的指挥。可他搞的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只要工地上有哪个连队在干活，你干到夜里两点他陪到两点，哪怕是工地上还有一个人在干，他也奉陪到底。有人说他，作为领导，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可以不搬石头，但哪怕我只蹲在边上看着大伙干，心里就踏实。的确，在这种时候，领导往这里一站，就是政治。

侯开健训起人来，不管你是天王老子。在一次工程技术会上，有的同志对部队能否干好这个工程表示疑虑。他耐不住性子，“唰”地站起来指着一位工程师发话了：“今天咱们开技术会。技术人员不要讲客套话。部队一定干得好，绝对干得好！”这声

音，简直就是吼出来的。事后有人说他火气不该那么大，他承认。但他说，我活着最看不起连自己都看不起的人。没错，他只考虑事情怎么干，不考虑人情怎么做。谁要是不按照要求施工，他非得把你逼到墙角上去，直到你跳出来为止。有个民工在工地上往水泥里撒了一泡尿，侯开健上前就骂开了：“娘的，这水泥不要钱吗？”那民工觉得这个副团长撒泡尿都管得那么认真，嘻嘻哈哈辩了几句，侯开健可没那份功夫，上前揪住他的耳朵，“娘的，我叫你嘴硬！”从此，工地上从干部战士到民工队员，都知道姓侯的不好惹，只要他说了的，谁也不敢马虎。从开工到现在，工地上训人最多、训得最凶的就是这个侯开健。在一次团党委交心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有一个损失，就是脾气坏了。等工程结束后，我向所有被我训过的人道一次歉。能原谅的话，我很感谢，原谅不了的话要我辞职就辞职。但是，只要工程还在进行一天，我的脾气是不会改的。”

作为团党委书记的政委葛仕仆听了鼻子发酸。他最清楚这个“怪人”的底细。侯开健的父亲是1937年入伍的老革命，因为脾气倔，正师职到了顶。“文革”中带着老婆四处挨斗、躲斗。侯开健是长子，他带着弟妹守在家里，抄家的一来，他把弟妹藏起来，等队伍一走，又把弟妹召回家。并规定弟弟每天要练100个字。他养了一头大公鸡，长得高大肥胖，一直把它当作家里的一员，倍加心爱。父母亲回来后，硬是把这头公鸡杀了。从此，他再也不吃鸡了。可想而知，他的父母是多么疼爱这个长子，他的弟妹是多么喜爱他的哥哥，他对他的父母、弟妹又是多么的深情。然而，工程占据了他的心，这位原来如此多情懂事的年轻人，变得简直有点“不近人情”了。他家里从莆田搬到福州，他没能回去一天，家搬到福州已经两个多月了，他还不知家门朝东朝西。团领导逼着他回新居看看，他只好跑到爱人工作单位

去伺路。去年2月份，70岁的老父亲患脑血栓住进医院抢救，上午，电话追到工地，他脸色变了一阵，仰头喘了一口粗气，就象没了这回事。直到晚上，他才骑上自行车赶去医院，父亲还躺在床上不能与他说话。月光下，这位硬汉蹲在树下刷刷落泪。可是，夜深了，在一片火把映红的工地上，人们又见到了他。父亲病未痊愈，3月19日正在工地奔波的侯开健，被一个突如其来消息愣住了：他从小最喜欢的弟弟因故身亡。这回他失去了控制，开着车就跑了。葛政委担心出事，带着钱追到了医院。他看见侯开健两眼红红的，对医生、护士却彬彬有礼，显得特别冷静。把弟弟送进太平间后，他掉转头就回到了工地。这时，工地上八个洞口都已掘进了几百米以上，他更离不开工地了。老父亲妻子患病，戒了20多年的烟抽起来了，脾气也变得更坏了。母亲和爱人求他了，哪怕是一星期回来吃一顿饭也好啊。他却没能满足这点小小的要求，常常连续一两个月不登一次家门。老父亲急坏了，骑着自行车到工地上打听：“开健怎么了？怎么这么久不见影子？”爱人小江也急了，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到工地来找他，但她从这边上去，他已经赶到另一个作业点去了。她没能见到丈夫，带着孩子回去了。她知道了工地需要他，常常送点儿他爱吃的东西到工地来。而她这点补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33岁的侯开健一天天黑下去，瘦下去，原来英俊红润的仪表再也找不到了。

他的家虽然离工地不远，骑自行车只要一刻钟，但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山洞里和战士们一起听中央电视台播响的午夜钟声。

侯开健是个严字当头的人，浇砌水泥路面，他趴在排水沟里，用水平袋监视着每平方厘米的平正度，一趴就是十几个小时。当二号洞内水泥路面浇到300米时，突然发现10米左右的

范围内出现平正度有 0.2 厘米的误差，此时水泥已经凝固，坚似石硬如铁，侯开健抡起大锤，带领战士们一口气干 8 小时，敲掉重来。洞墙衬砌原设计用不规则的粗毛石，为着千秋基业，他决心改用统一过锤的精条石，又加二三遍锤。一次他发现洞门衬墙有块条石颜色与众不同，坚决要求换下来。

工兵科长出身的团长丁金锁，被战士称为“同魔鬼打交道的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丁团长的身影。十几米高的拱洞，没有一根支柱，被覆有时跟不上，石鼈牙咧嘴，掉下来会砸在战士的头上、身上、手上、脚上。每当这时候，丁团长总是冲在战士前面。风风雨雨，日日夜夜，他带领安全员巡视在施工现场。高峰期每天 20 多个点，2000 个炮眼，这里看看，那里敲敲，为一个蛛丝马迹的疑点，可以在工地上从凌晨干到深夜；手握钢撬，捅捅那条石缝，撬撬这块坠石，来回巡视、监视，直到危石排除。他就是这样一个工地领导干部：有危险，我上；有重担，我挑；有难关，我闯！有一次大雨瓢泼，洞内不断掉落碎石，砸毁了一台拖拉机，丁金锁挺身而出，开着排渣车，钻进山洞……

野战部队搞施工，本来就有点先天性不足，缺这少那，困难甚多，加之工程仓促上阵，许多起码的供应保障物资一时跟不上，常常是要钱没钱，要电没电，要汽油没汽油，要材料没材料，这就给部队施工增添了更多更大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后勤处长周祥吉挺身而出。

工程前期水泥缺货源，供不应求，隧道被覆拱顶施工经常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进度十分缓慢，开工 8 个月洞内被覆拱顶仅打 11.5 米。为了解决水泥供不应求的矛盾，加快施工进度，周处长四处奔波，八方求援，一方面同供应部门商定，变多点供应为定向供应；一方面跑到沙县水泥厂，解决应急需用。今年 2 月 17 日，团里购回的水泥快用光了，供应单位的货又没到，眼看第